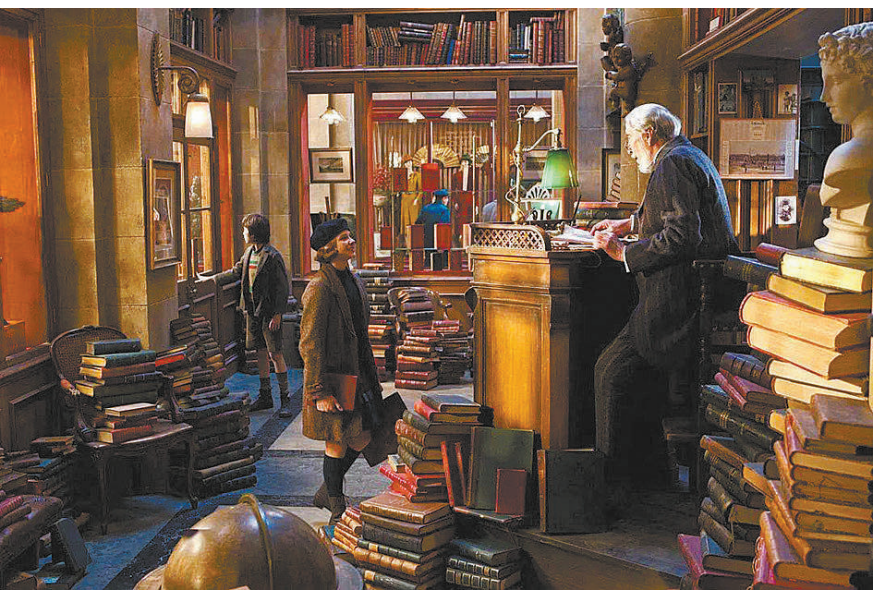


影评



《查令十字街84号》剧照

# 人生一知己,足以慰风尘

刘梅

云中锦书,为谁而来?

一端是居住在美国曼哈顿的潦倒作家,另一端是英国马克斯与科恩书店员工。美国女作家海莲·汉芙创作的书信体小说《查令十字街84号》收录了她向一家英国旧书店买书过程中,与店员弗兰克及其家人、员工之间的信件。以此改编的影视作品中,1987年由安妮·班克劳夫特、安东尼·霍普金斯担纲的版本最能体现作者的情感与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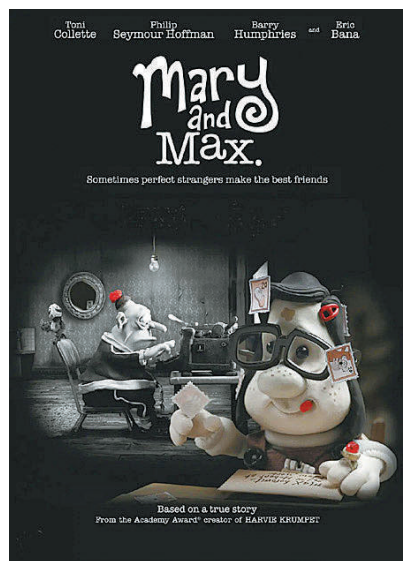
“敬启者:我是个热爱古书的穷作家,除了一些昂贵且罕见的版本,我想买的书在这地都找不到。仅附上我最需要的书单,如果你有这些书的干净的二手书,且单价不超过五元,我欲向你们购买,请寄送给我好吗?敬祝安好。”海莲爱书,尤其喜欢英国文学。按照报纸广告,她试探着写信到位于大洋彼岸的马克斯与科恩书店求助。很快,她得到回音:对方不仅找到了古书,还细心地随信附上标注英镑和美元金额的发票,以及找零。故事于是展开,时间为1949年10月。

那是一个属于车马慢、脚步缓年代的故事。二十年间,他们以书信相连,跨越地域、时间鸿沟,却一生未见。影片延续了书中的书信叙事表达,要书、找书,包括琐碎日常,他们所传递出的温情、关怀、快乐,都被对方稳稳接住,而现实中的心酸和苦难,却从不提及,双方看到的都是各自生动向上的模样。物资匮乏的英国,书店员工在圣诞节收到海莲辗转邮寄的包裹,那些都是只能在黑市才能买到的东西,于是店员塞西莉分到葡萄干和鸡蛋,为两个儿子做成蛋糕……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非但没有距离缩小,反而被衬得更加可贵。原书译者陈建铭将这本小书珍藏在身边,“屡屡重读,让汉芙的珠玑妙语和古道热肠不时温暖自己被冷硬现实尘覆的凡心”。

人生一知己,足以慰风尘。信任的建立,需要真诚和日积月累。这些信件传递出的美好,让人恍惚感到,或许他们是在与另一个自己对话。这实在难得。我们的人生都充满着遗憾、不安、疏离,所幸,能遇到一位知己,哪怕跨越重洋,只能尺素相交,都感觉离完美更近了一步。

这部电影常常被解读为爱情片,这是片面狭隘的。这是一段具有真正热爱图书的人才有的经历,只有真正对图书怀有虔诚之心的人才能从中看到的美好,仅用爱情断定这段缘分,还是粗浅了。

鱼传尺素,纸短情长。用心遇上用心,纯真遇上纯真,有趣遇上有趣,高级遇上高级,从来信上,从不辜负,于是我们懂得,所有美好,都是势均力敌的。惺惺相惜是英雄的常态,也是美好的印记。现实远比作品更加丰富鲜活,在人与人交往中,最大的欣喜莫过于“棋逢对手”,一本



《玛丽与马克思》海报

书,一封信,一部影片,就像一颗颗人生止痛剂,我们都是被治愈者,最终实现生命的圆满。

第一次踏上伦敦的土地,那从车窗内望出的眼神,沉浸了太多欣喜满足、期待,都被演绎得精准出神。没有特技,没有复杂的叙事线,安妮·班克劳夫特、安东尼·霍普金斯两个老戏骨极富深情的表演,让影片更加温柔深邃。

岁月滔滔,信件真是一份温暖的礼物,见字如面,即使相隔遥远。同题材的《玛丽与马克思》,是一部讲述笔友之间20多年友情的黏土动画作品,也是导演半自传式的影片。8岁的自卑女孩玛丽住在墨尔本,与住在纽约的44岁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及肥胖的马克思偶然通信联络,二人都喜欢动画片“诺布利特”、甜炼乳和巧克力,怪异却纯真的通信中,他们相互提问、解答,逐渐接受自身缺陷。

“我希望可以痛哭一场。我挤啊挤啊的,眼睛里却一滴泪水都没有。切洋葱会流泪,但这可不算。”马克思不懂自己的情绪表达,玛丽于是用瓶子收纳了自己的眼泪,邮寄给马克思,让他感受到什么是悲伤。

经历人生起伏后,成年的玛丽来纽约,但马克思已在前一天安然离世。玛丽抬起头,房间天花板贴满了自己的信件,且被熨斗烫得很平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是我唯一的朋友。”又一个跨越地域与时间遭逢的温暖故事,所有美好都得到善待,彼此相惜,只有死亡可以按下停止键,这或许就是一部经典影片带给人的丰盛感受,以及那个车马慢时代更为奇妙的地方。

路遥马急的人世,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被动接受人生的安排。所幸,朋友可以自己选定,温情、交流、理解,让溃败、缺憾的人生不断靠近那个完美空间。

站在第三方的视角下俯瞰这两部影片又会产生别样观感,二者虽都选择书信这一媒介链接彼此,却又有差别。马克思与玛丽信中所交换的远不是什么精致优美的内容物,两团维持在破碎前刻的灵魂借由信件的通路彼此碎裂的部分补足自身,虽缓慢但有效锚定了二人。这是现实世界缺失,却是弥足珍贵的纯真所结成的饱满果实。

而发生在查令街84号的故事显得格外平和与稳健,从最初,海莲与弗兰克就是两个健全独立圆滑的灵魂,他们的书信更像是令二人升华的阶梯,两个发光体彼此照耀,交换彼此对光明的心得,于是由完整进化成更好的模样。

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的文字被你捧在手心,不早不晚,暗夜里,你于是成为我眼中的那道光芒。书信是收送牵挂、期寄的纽带。就像人类最初的集市,我们交换,我们获得,圆满地彼此成就,古往今来,命运的车辙总裹挟着走向相似的未来。

梭罗曾说,时间决定你会在生命中遇见谁,你的心决定你想要谁出现在你的生命里,而你的行为决定最后谁能留下。留在我们生命中的他们,就像世界上另一个自己,于是孤寂不再。当夜遇到光,当需要遇到成全,于是便有了惺惺相惜,两两相望,以及情深义重。时间喧嚣而过,我们中总有一个先从对方通讯录中消失,但剩下的那个会牢牢锁住记忆的阀门,直到最后,这些美好都与我们的身体一起化为尘埃。

一封信,一段人生。早已习惯快速阅读的我们,获取信息的途径不断增多,但内容却浅了。于是旧片重看,观众心中也会生出万般谢意。同是天涯落客,共同感知美好与希望、温情与理解,这样才可以证明我们活着。

阅读

周晓枫的《幻兽之吻》是我2021年读得最为认真的一本书。

这也许和我一直以来喜欢她的作品有关。这本书是我期待很久的书,其思想的深度、信息的密度,令人着迷;这是一本值得反复揣摩、沉思的书。本书内容呈现出学者的严谨之美,因为作者一直像博物学家、动物学家一般去深切体验,更会真正地体现其在场,她是当之无愧可称为散文作家中最具匠心的一家之一。

这本书里她无论是写飞禽走兽还是家居宠物,包括人类自身,笔端总富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却又兼具惊人的理性。深入思考你会发现,她一直在探寻人性的幽微。讲述世间不可名状的人与动物之间的故事;探寻那些颇具代表性的明星与女作家心理与时代……这些故事里既有温暖与和谐,也有残酷与哀伤。爱与憎,离与合;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故事总是如此让人感慨万端。人在审视动物,动物也在审视人;动物与人磨合,与人的世界不断产生交集……

通过这本书我们看到,散文的疆域是可以扩展的,真正的作家就像一名已臻化境的武林高手,可以将十八般武艺融会贯通,化为无形。让我们眼花缭乱的同时,不经意间就看到了创作者深厚的功力。作者笔下,散文写作的形式也变得多样了。作者在散文创作里的局限也消失了,看似信马由缰,然而作者始终在背后操纵着那些无序的文学,太极高手般,举重若轻,游刃有余。作者自己说过:“我认为散文的领域特别辽阔,是一个极其能够负重的文体。我们不能在一个很大的口袋里放过绿豆。”“小说家可以无中生有,散文写作只能以小见大。写散文是只身的徒步行走,你需要依靠自己的脚力,

书评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奸奸,江湖豪杰来相助,王朝和马汉在身边……”这首电视剧中的主题歌说的是北宋开封府知府包拯。这“包青天”可跟历史上的包拯毫无关系,包括包拯的经历、审案故事、司法程序。在《大宋之法》这本书中,作者从宋人笔记与历史文献中发掘大量真实可靠的案件记录,告诉我们包公案、包公案小说讲到的司法情事,都不是宋代司法制度的再现。

此书是历史作家吴钩通过撰写一系列宋朝司法笔记,从法律、制度、刑事、民事四个方面入手,全面细致介绍宋代中国在法律文明上取得的成就;通过援引大量宋人记录的法律案件,并与宋朝法律相互参证,真实还原宋代司法制度及其实践;也是“以宋朝为方法”,从中国历史深处打捞已有的优良传统,讲好我们自己的“国王与磨坊”故事。希望通过一遍遍整理、编撰、讲述、阐释,将故事内化为连绵不断的文明传统,成为司法制度良性演进的内在动力。

2021年,于我是个特殊的年份。我的诗集《桐树巷》意外荣获“江西文化艺术基金”资助,我像个年轻的母亲,无法按捺内心激动,像期待即将问世的孩子似的开始手忙脚乱:打听出版行情,盘算手中不多的经费,整理诗稿……这一年,我经历了许多忐忑与不安,几度濒临崩溃,在欢喜、自责、等待中备受煎熬。所幸,诗集终于可以付梓出版。

从小到大,我的生活一直简单平凡,好在上天送来了诗歌,她的存在仿佛弥补了生命中所有的欠缺。而说到诗歌,却不得不提起初中时代与她的惊艳初识,以致后来,诗歌一直在我的生命中有形无形存在着,她就像我最隐秘的伴侣,是我心神出窍时的另一个生活场,也是我自由飞翔、自由降落最为信赖的栖息地。

我生长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边缘,自我记事起,我的父亲就在四十里外的粮管所工作,家里农活基本落在辛劳的母亲和奶奶身上。我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当他们放学之余割草担水帮衬家农时,我就是四野玩耍懵懵无忧的那一个。7岁那年,父亲带着全家老小和全部的家当搬离农村,从一个地方辗转转到另一个地方,我们像候鸟般跟着父亲频繁迁徙。童年的影像都是零星的片段,破碎的记忆里布满断裂的沟壑,命运的港湾始终找不到归岸。

初二那年,学校号召学生给云南老山前线战士写信,没有地址,没有收件人姓名,我不知全校有多少人

# 在自然之物中沉醉

吴安臣

依靠自己的体力和血汗,把自己运抵远方。即使艰难,如同攀岩,或者进入地下的迷宫,你也只能前往。”

周晓枫代表作还有《巨鲸歌唱》《有如候鸟》,其中《巨鲸歌唱》曾获鲁迅文学奖。她写动物,完全是动物学家的笔触,你看不到一丝业余的痕迹;写捕鱼,她亲历现场,所以那种感触直接粗暴,力透纸背,字里行间似乎能闻到扑面而来的腥气。某些散文犹如小说,很容易就带你进入了现场,捕猎者的整个动作如镜头般清晰。

动物的生存法则折射的是人的法则,如何避免受到伤害,如何将生命延续下去,动物们悄然间似乎就具备了与人相处的智慧,比如《野猫记》,它们狡黠也好,装憨也罢,猫的套路究其根本无非想从人那讨口饭吃。作者说:“猫能看透白昼,也能看透暗夜;能看透生,也能看透死。所谓暮色和虚无,只是为人类设置的障碍,对猫,构不成任何威胁,它畅行无阻。”然而猫虽有几条命,却也得在人的界地上小心翼翼地活着,这多像新冠肺炎疫情里谨小慎微的人类,病毒虽小,小得肉眼看不见,可逼迫着人类活得小心而慌张。当然,野猫与人相处也有很多温馨场面,作者还给它们取了很多名字,当家人一般相处。许多爱猫人士读到此处应该有很多共鸣,心有戚戚焉。

鱼是作者许多文章里被描述的对象,面对人类活动,除了金鱼用于观赏,其他许多鱼的终极命运是成为人类盘中餐。在作者看来,“鱼,生前死后,都是哑者。它们保持着令人满意的宁静,这是牺牲者永恒的美德。”《池鱼》一文让我想到作为献祭的羊,羊总是作为受难者的姿态出现在餐桌和供桌上。看到鱼鳞和看到羊皮,给人感觉似乎是相同的。

想象的翅膀轻盈舒展,在《梦见》

中,作者说,人是一棵树,梦里的落叶铺满夜晚。梦境衔接的似乎是现实,更是最真实的人性袒露,光怪陆离的梦境却具有个性色彩,梦境具有的特殊质感和叙述节奏,情节不断反转,衔接既意外又流畅。梦是如此不受控制,二十七段的梦的截图,构成了作者无意间编织的彩绳结一般。梦境涉及文学艺术、跨界思维,创造出的生物、影视中的情节、潜意识虚构的动物等,迷离的美,迷人的美,梦中一样挥洒自如。

女性之美,摇曳多姿,一篇《雌蕊》写了梦露、萨冈、杜拉斯、普拉斯、奥康纳、茨维塔耶娃、桑塔格、尤瑟纳尔、卡特、波伏瓦等十位影视及世界知名的女作家,看得出作者做了充足的案头工作,如果将这篇长文作为论文的话,我想作者为此文读的传记、资料估计得有几十万字。披沙沥金,从卷帙浩繁中,看到了她们不为人知或曰鲜为人知的奇闻轶事。她向女性致敬:“雌蕊的绽放中酝酿果实,并消失在自我的创造之中。”“女性通过自己的剧痛与狂喜,分娩了孩子和人类的未来……”笔是女作家的权杖,她们因此骄傲,她们不但主宰自己的命运,还破坏了旧有的秩序,并掌控一个原本不由她们掌控的世界。作为女作家,看得出作者对笔下女作家的评价客观公允,在伟大的女性面前,她永远是爱的学徒,所有她笔下的女作家都是向死而生的典范。

这样的写作风格可以说是一种前瞻性的开拓,脱离了刻板,不拘泥于人物传记,超越于历史事实,更不是道听途说的拼凑,仿佛是一部梦露及九位女作家的纪录片。而解词是如此独树一帜,你只想随着作者深入探寻,走进女作家的内心,重回作家所处的时代,与她们一起感受时代的脉搏,感受她们波澜壮阔或者奇崛

曲折的人生旅程。

《男左女右》写两只土拨鼠和作者之间情谊的建立与瓦解,这是一部充满哀伤的故事,这是作者用情最深的一篇散文,更是篇能引发读者共鸣、感慨、深思的文字。《宠物之吻》似乎穷尽了人性与动物的互动,写动物篇章里,这是作者最为用心的篇章。歌与哭,笑与悲,你能感觉到作者心在颤抖,能看到悲痛从纸面上溢出。

幻兽之吻里,有致命的美,致死的美,致残的深情,有致意的时候,致歉的告别,致敬或致哀的命运……比如《血童话》中一反常态地挖掘美好童话的反面,细细品读的童话里展示的是作者广博的学识和独到的思考。而读完书后,就像望向深井,感受言有尽而意无穷,你会执迷在某个段落,更纠缠于整部文字之美。

散文的世界,比你想象的广袤,深邃。



# 宋人的法律生活

甘武进

相贯通的。可以说,“夜人人家,许杀勿论”的立法,是中国传统法律承认正当防卫的体现,也成了正当防卫立法的本土法理渊源。

今人说起版权保护,一般都认为,18世纪初英国颁发的《安娜法令》是“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但是,我们翻看宋朝历史,却明白无误地看到,宋代已经出现保护版权的法令。宋代书籍通常都有“版权页”,印着出版方的“牌记”,载有出版人、刻书人等信息,有的还特别印上“版权声明”:“已申上司,不得覆版。”“已申上司”四字,透露出宋代出版人可以向政府申请版权保护的信息。清代的大藏书家叶德辉说:“翻版有例禁,始于宋人”。换言之,正是从宋代开始出现了禁止盗版的版权保护法。

关于离婚,南宋词人李清照为了跟第二任丈夫离婚,跑到衙门控检其履历造假,将其送上编管刑刑之路,摆脱了那段失败的婚姻。为此,她付出

度良性演进的内在动力。

宋朝的司法制度,可谓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最高峰,但长期以来被埋没和误解。一方面,元明清时期出现大量包公戏、包公案小说,导致大众对宋代法律制度产生误解,如“包公侧侄”一案全无可能。宋朝在司法审判的各个环节,都设置非常严格精密的回避制,如法官与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回避、法官与法官之间的回避、上下级法官之间的回避等等——换言之,司法回避制并非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创新事物,而是中华法系的固有传统。

另一方面,清末以来的启蒙知识分子,热衷于为异邦构建优良传统,却忽视中国本身的历史源流。有些人以为“私宅不受侵犯”是近代西来的法律观念——源于英美法系的“城堡主义”。然而,《宋刑统》有“夜人人家,许杀勿论”立法。宋代后,此立法为元明清所继承。显然,这一古老的法条与清理现代法律中的“私宅不容侵犯”原则是

“居圜圜者九日”的代价。其实,李清照可以相对平和的方式离婚。在宋朝,解除婚姻关系的主流方式在“七出”的休妻方式外,法律还承认一种夫妻协商式的离婚,叫“和离”。按《宋刑统》规定:“夫妻不相安谐而离者,不坐。”那么,李清照并非完全没有主诉离婚的权利,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与丈夫“和离”。

书中,诸如宋朝拆迁每户能补偿多少钱?宋朝女性怎样做婚前财产证明?苏轼的乌台诗案是怎么审的?……吴钩都给出了答案。这些千年以前的故事,彰显了宋朝早熟的法律精神,也让人为它的湮灭深感惋惜。我们都活在传统中,被传统塑造,同时也在塑造传统。所以吴钩说:“如果我们都认为传统尽如新式知识分子断言的一片黑暗,那么恶便如同命中注定;如果我们能相信传统中有我讲述的美好,善便绽放在我们的历史深处,成为历史演进的内在动力。”

# 星辰照耀的地方

周玲

应过这件事,反正我是认认真真寄出了一封写给“老山前线收”的信件。

十多天后我意外收到来自老山前线的回信,信件被母亲私自拆开,好像里面藏着天大的秘密。我觉得她侵犯了我的隐私权,为此和她吵了一架。其实厚厚的信封无法不让她质疑和猜测,因为里面除了一纸书信外,还有一张刊登《含笑花》的军旅诗报。回信内容已淡忘,唯有报头入股红的“含笑花”三个字一直醒在记忆深处。报纸四版都是长长短短的战地诗歌,一群面对枪林弹雨血性方刚的英雄男儿被鲜活文字反复呈现,沸腾的青春和纷飞的硝烟犹如电光石火冲击着我清澈的眼睛和心灵。反复诵读、反复摘抄,我第一次感受到语言带来的瑰丽与魔力,我被突如其来的光束与温暖所包围,我在一条隐秘的通道里忘情四顾,欣喜若狂。现在想想,倘若当年我有如此的心思花在我重新开启了一扇闪亮的门窗。

19岁那年,我们全家搬到县城,面对陌生的环境,我依旧不无所适从,揣揣不安。后来结婚生子,生活趋于美好安

宁,角色的转换让我日渐淡忘小小的梦境。

2000年,在孩子4岁时我进入县检察院做临聘打字员,没想一干就是二十年,二十年的工作生涯中琐碎无为,时光如弹指流年,一晃而过。

那时候全院只有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一台复印机,所有的文书材料打印复印都由我一个人完成,工作量庞大繁杂,即使这样,我依旧勤恳踏实心存感激,快乐地工作着。因为上下班离家近,可以顾及年幼的孩子。我以饱满的热情与一种美好神圣的事物接近,我歌咏身壮气宇轩昂,英姿飒爽的检察官们,无论走到哪里,他们挺拔的身姿永远都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风景。

我也从没想过要成为一位诗人,只是迷上心有所喜、心有所寄的快乐与富足。对一个平凡女子来说,也许诗歌是毫无用处的东西,她无法改变生活现状与环境的窘迫,但我隐隐知道我需要她。

每天去单位上班,从家出发左转有一个大转盘。据都昌县志记载,县城的大转盘处就是明代的桐树巷。迄今为止,这里还遗留下一陈姓村庄,在进村入口处的一块石碑上,“桐树巷陈村”几个红色的篆刻大字醒然在目,仿若远古女子对着百年的光阴沉默不已。想必那时这里一定有青石板古道,山旁路侧一定有许多旁逸斜出的梧桐树在暖阳的照射下发出璀璨的光芒,每到清明时分,素色的桐花就会站

在春天的路口翘首张望……

从大转盘沿鄱湖大道直至小转盘,两侧都属于桐树巷的地界。而今的桐树巷看不到巷子,作为县城重要的交通路口,只有宽阔的道路四通八达。沿着桐树巷往右一直走,可以去湖边,那是我每天都想念和重复的必经之路。

我生活的小城临近鄱阳湖,风光秀丽无比。丰水时期湖面水天相连,浩瀚万顷,枯水期便水落滩出,草洲壮美,成群的候鸟迁徙而来鸣啭涂笙歌,所有的景致都无法让我心生感激与热爱。比起寻常人,临水而居的生活总有得天独厚的幸福与惬意。穿过街道与春色,我用小小的触觉反复描摹日新月异,一切湖水、天空,落日,草洲,花海,它们重新构建起我生命的牧场,在那里,我常常犹如一个怀揣隐秘光亮的人,沿着四野奔走,或悲或喜。

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我确信自己,只要我还活着,只要我还在行走,心底这份热爱永远都不会消失。

收进《桐树巷》的诗歌都是近年作品,简单的烟火,纯净的人间,起起落落的小悲欢,它们都是我牧场上的见证者。有没有精美的导读与修饰对我来说完全无所谓,因星辰照亮,唯文字永恒。

(本文为作者诗集《桐树巷》自序,有删节。)